武陵集

卷八

武陵雜稿卷之七　別集

祝祭文

兜率山祈雨文 山在豐基西十里許山上有龍湫

年月日具官某謹差儒生某以清酌剛鬣之奠祈于兜率山之靈四歲荐饑民塡溝壑天澤文屯饕魃是虐吐雲降雨繄神之職胡寧忍予而助其酷　聖王罪己神庶測之太守懇告神庶格息風伯作孽胡不殛之惸嫠無辜胡不活之亟霈汪恩知爾之勤匪惠于人孰有爾神幽應孔彰明賽何忌轉災致祥爲神之光尚饗

祭崔文憲公祠文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八月朔戊戌十九日丙辰具官某敢昭告于文憲公之靈昔麗之興兮五紀有強人欲滔滔兮天理茫茫上帝是傷兮降公東方斧藻道德兮斥伯談王澄清濁世兮國賴以昌誨及螟蛉兮濟濟門墻澤流子孫兮萬福無疆一厭烟食兮飛霞裳載乘黃鶴兮還于帝傍九齋兮草荒化家兮爲庠西海兮洋洋峩峩兮首陽公之亾兮四百有八十霜我來白髮兮公之鄉公像兮在堂我淚兮盈眶蘭芷兮正芳菱芡兮是香駕龍兮驂鳳公庶歸來兮歆我

觴尚饗

祭文憲公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五月朔甲子二十九日
壬辰嘉善大夫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周某朝散大夫行都事趙應恭通訓大夫海州牧使
兼兵馬水軍僉節制使鄭希弘等敢昭告于崔文憲
公之靈於邈我東教自殷箕下逮三國世乏眞師茫
茫厖俗如夜無曦唯薛篤誨白頭其辭哀彼孤雲號
稱先知自陷異端餘又何悲趙宋受命麗運方熙丁
卯聚奎厥祥丕丕天於內外曷其有私猗歟我公正

應斯期雖無錦繡其文陸離所粹德行圭璋可揮景德乙巳公始鳳儀熙寧戊申公迺騎箕六十四年爲世元龜生先濂洛實同其時文明相符妙不可歎肇開我庠獨尊仲尼傳家清儉其寶允奇九齋有徒舐佛有兒微公之功被髮何疑首山峩峩西海之湄聖廟有儼是公舊基公祠蕪沒觀者涕垂移而闢之永安孔室明月爲燭碧雲爲旗颷輪羽盖驂以赤螭庶眷我東降歆勿遲尚饗

祭崔文和公文

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崔文和公之靈公惟善繼

允矣直方聖學是崇膚敎是攘揭鑑蕭梁鳳鳴朝陽若築大堤滔天是防責難守成啓沃有章克配新廟吾道之光尚饗

祭亾師姜公 藎孝文

月日門人周世鵬敬祭于亾師生員姜公之靈惟靈山鍾其靈水儲其氣妙孕元精乃生夫子明明皎皎秋月氷壺早事學問惟道是趨星還邯贊表揔崇仁揮拭莫耶所適無人十中鄉貢竟黜有司才一何長命一何竒靑年司馬白首布衣劉蕡下第豈曰無能林春大才卒歲躍躍會韜虎略萬未一施凜凜孤忠

唯天我知蒸蒸孝息上貫白日百年無雙四海寡匹
平生有手恥揖俗士酸寒教授夫豈其志人所不識
我實獨敬殉身而歿孰云非命歲在己巳先生居廬
某也丱角不辨魯魚詣侍講席暮春之月我誘我引
我啓我發乾坤鬼神日月風霆靡遠不指靡隱不明
目我耳我昊天同德自是十年愁患疊得汩沒東西
而教不式惡萌日茁善本日蝕悶悶望誨如飢求食
戊寅季秋過我柴門諄切之論昭在耳根其冬聞訃
涙落懸泉謂公晩歲厥志猶宣天道如何而又促賢
病不進藥歿不臨穴有靦古人窮寃永結孰繩我愆

孰規我非隊墜緖茫茫卒業無期餘航嶙峋鼎津漣漪
四尺高墳千秋我悲已乎哀哉伏惟尙饗

祭閔正文

惟靈精降喬岳性鍾醇厚縉紳鉅望簪纓世胄嶷嶷
其表肫肫其中其光燁然仁義之充宏辭奮身桂籍
編名聲譽日隆價高連城翰苑文囿玉堂金馬揚鑣
獨驟天香袖惹惟直惟讜以補薇垣諫牘三千剴切
僉敦天曹郎僚世謂淸選得公爲佐九流咸叙出治
松京莅民以惠咸曰父母來我何遲奉己甚儉莫干
毫絲有此淸德猶恐人知分施朋族不露圭角入副

烏臺繡斧凜烈風霜挾威燕雀爭避振綱頓紀萬目
自理凡所履歷動有聲績翩翩鵬路方展驥足千里
未半坦坦無壅朝野傾注將謂大用那知此日歲值
龍蛇一疾奄爾百身謂何哲人忽萎爲善何益天不
可問神不可質嗚呼哀哉公之處世一何休休擺落
念累與道優游有酒則飮不事營求家屬告窘略無
難色酷耽經史罔有作輟文章大肆圭璧輝映鏗戛
正雅放遠衛鄭有如明庭迭奏韶夏云何不長遽入
脩夜陽春曲絕千載和寡位不副才壽不稱德茫茫
此理孰知其極等旣獲同朝又忝潑交景仰門墻泰

山其高來拜床下情淚橫頤共將誠懇聊奠菲儀神其有知庶幾右之

祭金公綴文

嶷嶷其表浩浩其胸學耕文穫聲華夙融振振昆季皆以辭雄聯翩登第榮溢海東廼試瀛洲玉堂春開載入霜臺柏府秋冏忠顯于朝仁洽于族友歸其信人稱其德方期長驅爲國柱石孰云斯疾而至此極菀菀彼蒼果是天耶吉凶禍福又誰尸焉不肖奚壽賢何以促青春之交白首相失幽明永隔一慟腸絕

祭朴舍人紹文

維嘉靖二十二年歲次癸卯九月朔壬寅越三日甲辰友人具位某敬祭于故舍人朴侯彥胄之靈侯仁其麟侯瑞其鳳有趾有羽大邦是光德之何促而壬之長何負隨夷胡富盜莊天之未定我淚之汪及其既定必者彼蒼子壻同蓮將發其祥路聞是喜敢告幽堂宿草洒淚庶歆我觴尚饗

祭權副正兼文

嗟嗟先生湖海之英胄于陽村積學登名含章挺立爲士之楨職踐大府何必孤卿壽踰知命奚慕聃彭嗟嗟先生身屈道嬴敦宗以仁許國以誠奮藻宣力

夭輸其忠長途方騁大限已窮康子之斂曾氏之全
旅櫬沂漢我淚如川梅湖魚鳥與君有期嗟嗟先生
今永違矣酌以告君君乎我歆有知無知一慟摧心

祭伯兄世鵾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八月朔癸巳舍弟世鵬謹備
清酌庶羞之奠呼天痛哭敢昭告于故兄子翮之靈
嗚呼兄乎胡然而暴逝耶有父母在此有妻在此有
弟在此有子女在此有親戚朋友奴僕在此嗚呼兄
乎胡然而暴逝也奴僕而號其仁朋友而悲其義親
戚而慟其情而至於兄之子女喪厥父弟也喪厥兄

妻也喪厥夫父也母也喪厥子而况兄之喪厥身乎
此五者窮宇宙無涯之慟也嗚呼痛哉兄其知耶其
無知耶有知我無以知無知我無以知如其無知已
矣已矣如有知也胡不一入我之夢告我以昭昭也
吾年後兄四歲自六七時泣而隨兄學于金君士昷
之廬食則同盤騎則同馬寢則同衾坐則同席而兄
之孝友出於天性其自少時能念我鞠子已超尋常
萬萬也二年池洞三載松山武陵之寺安國之刹攻
苦幾春共咬菜根撫我護我使我免惹皆兄之力也
十年之後兄武弟文兩業旣歧所趍不同離合糾紛

情緒相繆癸酉春暮我嘗發熱轉席痛苦命在呼吸
兄來自浦涕泣措救聞兄之聲萬死若蘇我失兄負
我食兄匙劬勞百般置我生路自是我身長患風疾
微兄之力久矣枯骨歲在己卯我又病疽膏血滿軀
過者掩鼻兄猶負我治療多方我痛兄針我號兄呻
由秋及春夜不閉目我疾未愈著痛在身我疾既愈
兄始安寢父母生我兄實再生及遊京師亦必同裯
酸寒漆郎我食無羹兄必爲辦以慰飢渴讀書夜臥
困或露肘兄必爲起以掩我肌庚辰九月送我于漢
江壬午三月送我于漆郎癸未四月送我于貞陵洞

茫一慟腸絶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碣

故舍人魚公墓誌銘 并序

大明嘉靖八年歲在己丑秋八月某辰魚先生卒于漢都其二子應星應辰自嶺外奔喪九月奉柩南歸越明年月日克葬于金海府東靈原之原徵銘於某曰知先君者無如子義不敢辭哭而序之且銘焉先生諱泳濬字彥濬其先出咸從有大丘縣令 贈判書淵生五子長曰變甲卽故相世謙之祖其最季生員變文娶居金海生王考孝善父行司直諱漢倫娶

交河金氏都染署副丞自珍女成化癸卯先生生幼
而篤學長而益勵連魁鄕試中甲子生員進士今
上卽位之明年擢甲科拜濟用監直長卽選爲弘文
館博士　賜暇讀書及爲副修撰以兩親在千里之
外夙嬰風疾三上章乞養出宰寘咸縣惟煢嫠是隱
有豪宗憚之譖於權貴人權貴人誣告方伯以重歛
啓罷之士林咸惜其受誣時方伯宋公千喜終身爲
之愧恨家居二載復以尊親之命就爲校書別提卽
拜副修撰爲修撰爲正言爲司醞署令復辭職歸養
其餘靈山三嘉皆以親病辭不就乙亥冬丁內艱服

闕拜直講再除兵曹正郎又皆以尊夫人之病不就
又以獻納　召尊夫人曰以余故屢孤　聖恩不可
始就職兩司　啓罷昭格署例遞爲直講俄拜司憲
府持平是時同僚皆新進議皆枝梧復上章歸養拜
蔚山郡守治稱爲古今最己卯秋尊夫人卒于郡服
闋　召以獻納爲承文院校理爲吏曹正郎爲掌令
爲議政府檢詳舍人誣以山麓掘取坐罷越六年己
丑夏復拜舍人爲軍器寺副正爲掌樂院正拜執義
未幾以病還拜掌樂正而卒娶參奉白自精女生二
男一女長應星業儒次應辰生員女適忠義衛柳嵩

宗庶子曰得水先生其乞養閒居者數矣而特賜眷六年罷散者又八九年用力旣久其爲學益深其爲道益高望之其色莊卽之其言溫其起居飲食皆有法度峻而容介而羣其事上極其敬其撫下極其慈其親在也雖　膚眷日隆而不樂榮進無一刻忘孝於家其親歿也雖閒居畎畝而不辭罷退無一刻忘忠於國故余嘗侍先生語及乎親輒泫然流涕語及于國輒慨然太息嗚呼使先生之道終不得大其施吾誰咎乎其天乎銘曰

道足以顯而位不過三品仁足以壽而年僅至四十

七將贏于賢子孰艾其福曾參未嘗爲親刲股而孝
莫與競杜甫未嘗爲國殺身而忠不可及先生之墓
前有三叉海門後有神魚石岳海可涸爲田石可爛
爲谷而先生之名則不可滅

故陽城縣監安君 珽 墓誌銘 并序

順興安文成公始以吾道倡東方其第幾世孫全州
府尹諱知歸於君爲曾大考是生諱瑚及璨瑚爲工
曹叅判無後璨爲工曹判書生兵曹佐郎諱處善乃
娶尚衣正崔潤身之女生君生五歲母歿繼瑚後見
養於夫人金氏又五歲叅判卒又一歲而佐郎逝君

早孤能刻己慕前賢築書堂於終南家園名曰顧齋
彈琴自娛一時名流皆來訪佐郎公之友相謂曰佐
郎不死也中丙子司馬己卯應賢良科補藝文館檢
閱俄拜承政院注書其冬罷其職削其科辛巳冬以
交通安處謙杖流昆陽戊戌歲 特命放歸逮 仁
宗大漸命給賢良科今 上初朝廷請還削其科然
猶錄其賢宰陽城縣君事繼母宋氏至孝爲政多恕
有古人風戊申二月辭疾歸是月二十五日卒享年
五十五初娶東城君女無後又娶申世洸女生二男
二女男長光國娶宗室黃壤正女次瑞國女長適某

嗚呼君謫昆陽之十七年我為昆陽始與君相見君嘗作歌曰我欲剸吾心為星月掛之九萬里天上庶望西方之美人也然可與知我者道難與不知我者語也知我心者莫如子我不敢不吐每嗚咽出涕其言極悲惻類楚辭我嘗謂君曰君必放還其後果然我為白雲洞祠堂君奉文成公影幀南行又若有契及君之卒也其子光國必欲使我誌君墓久而愈懇嗚呼是果知君之知我而亦知我之知君者也我又何說之辭銘曰

身之屈伸誰使之然也心之虛靈其星月之懸耶子

知其父父知其友吁一圭石其於久也何有

故教授辛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國鈞字和仲靈山人其五世祖斯蕆任高麗李爲典工判書生女而烈有男五人其三曰悅官至節度使節度生兵曹參判諱處康於君爲曾祖大父諱惟孫登武擧官爲萬戶父諱鶴再登虎榜四佩銅魚官至文川郡守妣南平文氏獻納汝寧之孫生員璨之女以己亥正月初五日生君君少遊泮宮爲學甚力屢中無所成積親蔭試爲教授德源以便省文川也文川之辭疾也扶侍而歸數年而文川歿又十年而

毋歿又十年丙午六月二十日君以風疾終春秋六
十八娶昌寧望族成臣𥌓之女生五男二女男曰駿
業武次曰駉登文科爲居昌縣監次曰騄內禁衛次
駉驎皆幼女長適士人河玉柱次適士人金滓成其
年九月十九日葬于蘗池山之陽君自文川歿後優
游湖海不復世念事毋孝居鄉以德鄉里咸以長者
推焉種必穫意者其收之必自駉始乎駉以書寄于
里乞銘於弘文館副提學周某其辭甚哀世鵬執書
而嘆曰向年升君之堂擧酒相酬觀君德隅甚詳嗚
呼吾忍銘君之墓乎其忍不銘君之墓乎銘曰

靈嶽後聳洛水前洋京于鷲池有封若堂千秋萬歲
是君之藏

故安東府使宋君妻李氏淑人墓誌銘 幷序

淑人姓李氏延安府人高祖父諱匡以司僕正卒
贈兵曹判書曾大父宗茂以嘉善大夫林州府使卒
贈左贊成 太祖原從功臣大父懷林以忠佐衛司
大護軍卒 贈左議政 太宗原從功臣父石亨爲
純誠佐理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延城府院君延城娶
高靈朴氏眞言女生淑人眞言爲 宗廟署丞丞父
資憲大夫永興府尹蔓祖三重大匡判厚德府事林

宗延城鍾愛淑人選婿得故安東大都護府使恩津
宋侯諱汝諧爲人文雅有德行不克大其施先淑人
十九年卒淑人天性貞靜不喜言笑又養於賢父母
習熟內外大家之風能以禮自守夫婦之間相敬如
賓肅肰有別未嘗匹處安東之獻納于內出刺于外
而其直言在朝遺愛在民者淑人有助焉喪必盡其
哀祭必竭其誠勤於紡績至老不懈常曰人各勉其
職分之所當爲斯可矣其訓子女言必稱延城內外
諸孫皆學孔子而無一人執弓淑人之教肰也生五
子三男二女男長世忠登第歷踐郎署由庶尹爲加

平郡守為淑人乞養也次世良為　健元陵祭奉次
某早死長女適別座尹某生三子沆涑河皆業儒涑
先登蓮榜其季適黃某生一女先逝郡守娶朱溪君
滚源女生一男一女男曰麒壽業儒長女適進士鄭
者次適丁應斗祭奉娶某女生二男一女男長龜壽
業儒次麟壽有道而能文今為弘文館修撰淑人以
嘉靖四年十二月某日卒於漢都某里年七十有九
得明年之二月二十九日移窆于懷德縣食莊山下
從安東兆禮也修撰將會葬泣謂世鵬曰子其誌吾
祖母墓噫世鵬而能銘淑人之德乎淑人於平生孝

以事其親義以事其夫善以教其子孫斯三者太史氏必大書於冊其所以不朽者奚待銘爲辭不得則再拜而誌之其銘曰

延城孝女厚德外孫率其家風令德是尊擇所空歸配此仁門存事如賓歿事如生有肅其禮有烈其貞善誘子女導勤紡績伊教之行爰自加乎諸孫彪炳蔚有儒名修撰秀發足繼延城厥根斯茂厥枝斯榮袞袞餘慶其無窮已吁一片石紀千載矣

故新昌縣監姜君墓碣銘并序

君諱僖字仲說禮曹參判姜公諱徵之子也力學不

旹以門蔭補錄事署別提三轉而爲司憲府監察出
宰新昌縣二年聞參判公有疾棄官歸公卒持服過
制服闋之明年己亥五月二十一日卒年四十八葬
于安山郡石谷驛坎向之原從公塋也君娶羅州大
姓僉知金鳳瑞之女無子有母弟四人曰儀今爲積
城縣監億爲 王子君師傅儼積學未第偉爲承文
院正字君遺命立儀子應瑞爲後師傅以夫人意泣
且謂曰吾兄之孝友而天不嗣猶有天道乎圖永久
莫如文惟子是屬嗚呼君之孝友出於天性推是道
大施於民其可量哉夫以世家積德蘭玉袞袞其施

者同而獨於君新其報何耶吾聞夫人設衣裳日三奠奠必親至今啜饘不梳眞烈婦也殆天鍾其節以彰君德歟其不朽矣待吾言然夫人有請敢無辭乎

銘曰

有弟之賢有妻之義其道行于家其身楚于是

故比安縣監金君墓碣銘 幷序

君諱彥庠字胄卿瑞興人 贈議政府右議政金公之子也成化庚子歲君生幼以奇童稱戊午之變議政公謫熙川越七年甲子被罪于順天君謫泗川丙寅蒙 渙恩癸酉以蔭補 奉先殿參奉中壬午司

馬轉至內資寺直長陞東部主簿由司憲府監察出宰比安還爲廣興主簿又出爲軍威縣監庚子丁妣順天朴夫人之憂執喪過哀人責之則泣曰先公有訓也毀益甚葬之日乃卒且曰今旣葬畢無復恨矣享年六十一明年辛丑葬于昌寧月未洞嗚呼君乃吾同蓮友也吾之持服枕塊也爲來而慰哭吾獨不能慰君之居苫又不能哭君之入地幽明之間每愧有負一日君之子立以君之狀泣而乞銘曰知吾先子者君也嗚呼吾復以不文辭以永負吾冑卿乎世之慕議政公顧一見冑卿而不得者多矣其生吾友

之其歿吾誌之嗚呼吾無憾矣君娶士人孫暐之女生一男立中戊子司馬今爲活人署別提別提娶縣監郭瑋之女生二男一女長壽愷餘皆幼銘曰

議政有道遭世罔極　中廟是憫寵以崇職父種不穫謂子可食君胡於世壽祿兩嗇天之茫茫暴衍仁塞青氈惟孝可警羣慝書之片石垂示千億

許剛之墓碣銘 幷序

君諱欽字剛之金海人其先首露王以王妃許氏故從母姓六代祖邕爲高麗諫議大夫生掌令少由掌令生濟用副正秩秩生唐津縣監祺於君爲曾祖是

生夫父諱汝翼早歿考諱金壽中司馬拜老職僉知
以子誠靖國原從功　贈嘉善戶曹參判娶縣監鄭
玉潤女生君君好讀書刻己力行於孝友最屢舉不
中乙亥歲四月初十日病終于京其友哀之送柩至
三田渡者百數其年十一月葬于三嘉縣之立石山
享年四十四娶和順崔氏進士潤江之女龍川郡守
崙之曾孫崔氏之外祖母黃氏即我先妣之姨世鵬
由是知其淑愼甚詳乙巳八月二十七日捐舘享年
六十八子女若干人其子天錫嘗從我學迺爲書走
千里告我曰吾考賢而促母在終身哭泣不茹葷每

言汝父亡時以汝在襁褓中不忍棄而死苟活至今
云今既祔葬請一言以圖不朽其辭極悲怛嗚呼在
他人有所不忍拒況於天錫乎遂爲之銘曰
遙遙紫纓降于天王子駕洛首露賢神孫不億金姓
傳或氏后許餘慶綿邑爲諫議麗朝翰掌令以下簪
裾聯綵判高卧福自纏身耆子勳光　贈偏維君一
生潛脩爲餘力學問孝悌先夭閼于京鬼茫然百友
哭柩江上船是時襁褓在海邊杞梁有妻城爲顚鞠
孤無誰孟母遷手來凋顇三十年高樹多風皐淚漣
斧壑一樹重泉玄種德必獲如種田試書圭碣以俟

焉

故鄭生墓碣銘 幷序

君諱譽字士冲東萊人高麗左僕射穆之後曾大父諱孝卿慶山縣令大父諱穗高陽郡守父諱仁俊玉果縣監妣全義李氏繕工正益禧之女郎高麗大師棹之後君生於正德乙亥五月十六日卒於嘉靖乙巳五月初一日是年八月十二日葬于楊州之忘五里丙坐壬向原先塋之前娶原川君邊脩孫女生二女二男男長淑男次淑度皆幼君專心爲己之學不求聞達於人甲辰夏從吾于豐基郡齋與之語信乎

其不惰也是冬覲于京一疾三序竟不起其友奇嶷泣而請銘曰君之事親左右無違祭祀必盡敬平生用意皆類此晝夜潛究少無間斷若將有得而不幸短命云嗚呼斯人而我忍銘之乎銘曰

如其不仁何貴乎六印之蘇秦如其無道奚取乎八百之彭老生既以心爲師兮庶毋自欺有子及女全而歸之兮夭顏氏一歲何悲吁汝一片石獨不愧刻吾之辭

故仲母魚氏墓碣銘 幷序

仲母魚氏與故相世謙同曾祖有大丘縣令淵生五

子其一生員變質是生皇考直長諱孝根既笄來吾
仲父副護軍諱文佑夫仁而婦順家道最肥生二男
二女女長適士人安祐男長世麟皆賢而無後先逝
季女歸典籍裴世績子麟佐李男世鸞娶司諫安覲
女內外孫甚盛嘉靖癸巳六月初二日卒享年七十
七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漆原縣西安谷山東支
從仲父兆同域而居前仲父之歿在乙亥歲鄉人會
哭曰仁而促天可必乎己卯春世鸞娶妻未幾嘗病
腫危劇無生理鄉翼裴瑾曰周某長者既不得壽又
奪是子則是無後也使天有知必不然疾果瘳鄉人

又相賀曰天實不可誣也嗚呼仲母之德克配仲父
是其後必昌勒于石以俟天銘曰
安石山中峯聳出迤而東者龍起伏前臨邑右有驛
大川源源遶其麓卜吉宅裕無極維爾子孫寔永式

故說書安君墓碣

君諱嶒字士謙缺司馬缺以文行缺刑部員外郎缺
別擧缺司說兩書缺縣監不赴缺天姿穎悟缺俾門
遺缺兄子宗慶爲後缺崔氏缺引柩車沂缺踰嶺缺
此碣中經兵燹雖刓缺不完而既爲重刊則先
生文字之流落於世者雖缺字斷句不容不傳

故謹依春秋存闕文之例茲附刊

先妣貞夫人諱辰哀誌

嗚呼痛哉慈妣貞夫人享年止六十有九降於成化之歲正月初五日陟於戊戌之年十月初五日葬於己亥之年正月初三日越一日掩封亦初五日也其在人間終始七十年嗚呼痛哉慈夫人生四歲而嚴府黃府君諱中殁外王母尹氏世家也嘗讀小學雖居窮寡其保育教誨也有道內外族人同辭曰此黃門賢女也年十六歸先公于陜川事舅姑盡禮以孝我曾妣金淑人及我祖妣權夫人每言曰此周門賢

婦也祖考叅議公卒於庚戌祖妣權夫人卒於己未
執喪祭極哀以敬陜人皆言曰此孝婦也自是先公
移家漆原家道睦以肥撫恤三族寒飢一視而同仁
漆人皆稱曰此仁妻也生一女二子女適士子卞瑗
即卞仲良之後子長世鵾娶都承旨朴公漢柱之女
其季世鵬娶弘文館校理河侯沃之女婚嫁旣畢二
子分業文武鄉人皆曰此福母也厥後自己卯河氏
甲申伯氏庚寅姊氏相繼不幸先公每不樂於生雖
疾病不藥曰人而久生何益纔越三年壬辰而遂卒
先夫人亦涕泣長痛曰余豈福母耶又不繭七年而

捐館嗚呼僅二十年間盡送至親無復餘矣不肖孤
實承餘慶方按察于西海道遂値慈妣諱辰於首陽
之下有懷二人霜露之感旣深閉戶孤恒僾然如有
所見肅然如有所聞術省罔極著存怳惚不覺洛上
松柏尚隔數千里之外遂泚淚而爲之記

武陵雜稿卷之七　別集

賦

次金濯纓秋懷賦

積雨旣霽秋入山堂隱几夜坐惆悵年光攄千里之遐懷兮撫一身之昂藏捐紈扇於弊篋兮辟竹簟於寒床風策策以雲開兮月油油以天長瞻北斗之回杓兮灌太虛之凝霜四壁寂兮無人一褐單兮其凉嗒形槁而心灰兮悅顏回之坐忘余非句漏之令兮肯慕丹砂之方余非金華之童兮寧牧山東之羊學未至於曾史兮知不及於平良巢一枝於叢林兮傲

萬鍾於周行三歲長卿之渴兮十年點也之狂朝浩
詠兮周孔夕清嘯兮三王腸已撐於千卷兮飽何待
於五倉顏身化爲元龜兮冀一獻於未央聞百蟲之
吟秋兮涕無從而盈眶緬鍾期之旣死兮伯牙斷其
峩洋世無人其知已兮孰云道之能昌舟不繫而泛
泛兮鶴孤擧而昂昂憫此身之支離兮歎天命之靡
常知者掩口而盧胡兮仁者亦不爲悲傷撫長劒而
慷慨兮勸秋風以一觴胡一氣之候至兮使余涕之
滂滂方天地之交泰兮聖恩覃於遐荒邦有道貧賤
耻兮孰不取富貴於方將擧兩耳於盛世兮聽鳴鳳

於高岡松可支乎明堂之棟兮櫟可樹於無何之鄉大丈夫當不朽兮豈但雌伏於文房邈宇宙之寥廓兮渺余息之悵悵仰闕里之多賢兮紛濟濟而蹌蹌獨回也之庶幾兮知用舍與行藏一簞兮一瓢處陋巷而猶康得聖人而爲依兮亦奚慕乎虞唐悲一間之未達兮嘆今也之即亡由食輒兮冉富季乃同忝乎孔墻何度量之相越兮若河海於斷潢顧達士之閑閑兮擬遠志於羲皇彼貪夫之汲汲兮登壠上而四望見南山兮不見雲苟易地則皆當彼既遭世之罔極兮逢聖代胡爲乎遑遑石之罅兮泉湧崖之隘

兮菊香上東皐以長嘯兮操清流以成章余既滋蘭
之九畹兮孰云無人以不芳秋自秋兮人自人又何
爲乎酸心而悼傷足良曾參之屨兮口甘陳平之糠
闢楊墨兮排佛老誦孔孟以爲常翺翔乎禮法之路
兮逍遥乎仁義之場追聖軌以日進兮法天運以自
強疇能與草木之無情者共榮悴於一陰一陽雖然
七尺身短萬古心長寂寥燃糠蕭森墨莊貧神不去
竆鬼鴟張老劒泣風潛射光芒精金埋塵百鍊其剛
緣一氣之外鑠兮紛萬感之中戕誠獨難於自進兮
將禮義以牢防懷秋日之西飛兮舞斑衣以倘佯乃

起而爲之亂曰自其在我而言之則貪賤之樂難量
自其在彼而言之則富貴亦一電忙何必臨秋風以
遠懷兮使五臟皆受刃搶也吾將爲歲寒之松柏兮
不與衆芸而同黃也

歌辭

道東曲九章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口再〕偉繼天立極景幾何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偉주거니
받거니聖人의心法이다믄잇분니이다
禹湯文武皐伊周召〔口再〕偉君臣이相得景幾何如

下土茫茫커늘上帝是憂ᄒᆞ샤圩頂大人을洙泗우
히ᄂᆞ리오시니偉萬古淵源이그즐누업ᄉᆞ샤다
顏生四勿曾氏三省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偉學聖悳
勞景幾何如
率ᄒᆞ리天命之性養ᄒᆞ리浩然之氣㗐偉至誠無息
이아本이이다
光風霽月瑞日祥雲㗐偉그처딘긴놀어떼ᄒᆞ야니
ᄋᆞ신고
人欲이橫流ᄒᆞ야浩浩滔天일서一千五百年에晦
翁이나샤다敬으로本을셰여大防을ᄆᆡᆼᄀᆞᄅᆞ시니

傳繼往開來야仲尼나다ᄅᆞ시괴잇거
三韓千萬古애眞儒를ᄂᆞ리오시니小白이盧山이
오竹溪이濂水로다興學衛道ᄂᆞᆫ小分비이리어니
와尊禮晦庵이그功이크샷다再偉吾道東來景幾何
如 竹溪出小白山 濂溪出盧山

六賢歌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再偉程伊川의長也大成貫ᄒᆞᆫ
주를뉘알리이쇼
早悅孫吳晩逃佛老再偉張橫渠의一變至道力踐
景幾何如

手探月窟足躡天根㖇偉邵堯夫의駕風鞭霆歷覽

景幾何如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㖇偉司馬公의事神不欺獨樂

景幾何如

安靜詳審雍容和豫㖇偉韓魏公의端嚴謹重이어

ᄂᆞ제반ᄃᆞ시리잇고 朱文公曰韓魏公無頃刻忙時亦無纖介於意

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㖇偉范文正의

進退有憂어ᄂᆞ제즐거우시링잇고

儼然曲七章

儼然端坐如對聖賢㖇偉一點邪念이이드러시나

링잇고

仲尼顔子所樂何事嚕偉ᄒᆞᆺ고아마로링이다

溫溫安安어려우니亹亹翼翼니셔마오嚕偉敬으

로丘隅를사마뎐듸안셔마옵새

노프나노프신하ᄂᆞᆯ해두터우나두터우신ᄯᅡ해블

ᄆᆞ나블ᄆᆞ신日月에春夏秋冬은눌로ᄒᆞ야흘러가

ᄂᆞᆫ고偉一元循環悠久景幾何如

動ᄒᆞ딕天을보오靜ᄒᆞ딕地을보오嚕偉俯仰애븟

ᄭᅳ렵디아닌景幾何如

謙遜自牧和敬待人嚕偉萬福無疆景幾何如

北窓淸風南軒霽月呥偉羲皇젹사ᄅᆞᆷ과어나아더
닝잇고

太平曲五章 翻出家語

몸애란允恭ᄒᆞ시고사ᄅᆞᆷ애란克讓ᄒᆞ시니呥偉唐
堯聖德이하ᄂᆞᆯ와ᄀᆞᄐᆞ샷다

伯禹이居左皐陶이在右呥偉帝舜無爲므ᄋᆞ이리
잇브시리잇고

內修七教外行三至呥偉太平景幾何如
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呥偉進賢景幾何如
滿ᄒᆞ면損ᄒᆞᄂᆞ니益ᄒᆞᄅᆞ든謙ᄒᆞ쇼셔呥偉江海能下

百川○朝宗景幾何如

書

答張豊基 應璇

伏問存翰兼領別恵果膏至琢之味潑荷舊眷不弛也違奉多年披雪何時病中愈覺停雲戀苦似聞雲洞諸生藏修相踵想自此春暄省耕之餘閒臨竹溪漱纔水以歸其興如何每蕭然夢小白舊遊不知此身猶卧終南之下伏惟尊照謹拜謝

寄姪夢台非熊

千里遙念我懷如何一曰保汝之身二曰勤汝之學

毋狎不順毋弛孝誠毋萌發私心以害天理毋與隣
里小兒覔梨栗爲戲以負汝叔之望也夢台當讀胡
傳非熊當讀史略早年不勤晩悔無益汝叔亦噬臍
無及矣台乎台乎汝之先君竭力學問竆不得志飲
恨而卒予念至此未嘗不肝腸之痛刺也熊乎熊乎
我伯氏業武未就生平爲恨汝豈知乎予念至此不
覺滂泗交流至於失聲也台乎熊乎勉之勉之無負
我兩伯氏九泉之魂況我祖廟乎念到汝輩欲爲一
聲痛哭而不得汝輩豈知我懷之痛耶汝輩皆聰穎
若念汝叔念汝之心則必不暫時安心怠懶吾行待

秋潑必向南路矣見汝輩為不遠矣各相敦勵以副此懷

寄姪非熊

聞汝願學心如吞惡物汝度汝力足以彎弓乎汝度汝才辟非學問而可取功名乎伯氏業武未伸厥志而卒九泉之下亦不忘汝汝不勤學欲為何物汝若從我言則人也不從我言則獸也汝將何擇我雖無似告汝之言則不敢欺也嗟乎汝乎汝豈知我慟之入骨髓也汝欲從閭里常人小兒之習不從我鄙天之戀則地下伯氏之心汝將何以慰之爾毋忘我言

此言即伯氏之意也我實負汝耶汝實負我耶欲行千里一步最要汝其進進毋退前此累以書遺汝汝不惕然動念涕泣篤學吾誠不足不能動汝

又

邇來不寄書於爾然我豈敢忘爾于懷耶每念汝懶讀不勝抆淚汝豈知予懷憫慟伯氏存時教我曰熊之不學則汝之罪也嗚呼我敢忘斯言乎汝數汝年今年幾何汝亦念汝之年乎抑念汝之先君乎嗚呼汝先君不知念獨不念我父母念爾之情耶嗚呼學問固爾之事孝悌尤先着心力凡人見無禮之子翁

曰此無父兄之人也汝念斯可不懼哉我不勉已而勉爾篤行難矣然汝若加念小知我懷之悲矣

又

邑吏來得聞萱堂安慶深喜深喜我曠定省已一十八旬身雖繫此慕夢長歸遙想汝身日就長成一喜一悲汝豈知我懷之酸且苦耶我於甲申四月十三日夜與汝先君共被于京邸十四日曉我以祭官向禧陵汝先君向嶺南嗚呼此吾兄弟永訣之辰也我今屈指息之計月則于今三十有四朔計日則今已九百七十有餘日姜被之懽無復望矣鴒原慟深彷

罔增悲我懷至此況我父母之情乎我自少時稟性
昏睡雖懸髮夜讀輒爲眠魔所欺自我伯氏歿後或
明發不寐不覺冬夜之長也嗚呼汝尚少不知念乎
念之癒倍我汝亦自念汝年幾何汝亦自念汝學幾
何我聞汝好學則喜不好學則怒者以使汝學乃汝
先君志也汝念汝先君則宜勤而不宜怠故我以汝
之勤不勤占汝之念不念自古孤窮之人多就聖賢
之域何者以其哀傷感慨是以長其思慮而敢於學
問爲善以無忝其所生也我之望汝者其一守汝之
身愼飲食謹居處斑衣獻舞以娛我父母其二立汝

之志絶遊戲好書冊力學不倦以追汝先志汝患眼
疾我之所憂不弛於此汝其善保嗚呼吾言卽汝先
君之言也汝聞我言亦悲夫矣去年汝以手書遺我
今年不見汝手書汝於去年息我而今年不息我耶
汝於去年明而今年昏耶汝雖不能忘我抑以書之
拙而以傳我爲耻耶忘則勿復道耻則庶乎近矣其
自今人有北來者輒以書寄我小慰汝叔無涯之望
嗚呼言有盡而情不可窮也退筆三柄送汝學字一
分于頤福關山千里歲律已暮前距元日只隔十餘
朝侍懽除夜望汝而已正月初五日卽我慈闈誕辰

汝須往謀于子翰且告于丘嫂氏及我内子具酒饌邀一門以懽我慈闈心毋作悽慼之容以傷我父母之念汝其念哉

寄姪慥

前日修書皆有相勉之意亦慮君等悲懷深悔吾言之過激雖然白髮所仰只有君等吾豈敢憎君等吾豈忍毀君等耶念吾父兄皆在九天之上非此白髮無以一言相告者故敢縷縷不知止也望須哀鑑須於兄弟同衾之際細量吾言我亦衰耗日切歸去倘得遂願可與君等日處論心庶去此遠離哀苦之情

也最可憫者君兒十歲不識數百字吾父兄罔聞恐日滚於長夜也念及心折骨痛加以大嫂氏初期將逼益想君等哀怛遠隔奈何奈何并惟哀照言之無盡流涕而已

又

伏想祥期已逼悲怛罔極正繫官職無計就哭幽明一恨益切益切孝思何限何限每念仲熊患瘧長呻阿慱亦氣弱甚艱持服大抵君亦未免氣弱常戒保護不可小緩二季望君如父君亦護恤二季奚待吾言然若於暑月小失保護雖平人亦有中熱中濕者

况塞中之病且弱質乎望須盡心相勉勿以吾言爲
迂少或不謹後悔無益人孰不愛父母及其父母之
歿求父母形影而不可得若求父母之形影莫有如
兄弟何也兄弟一身各有一父母息父母而不可見
捨兄弟何求哉吾故每羡君之四娚妹尚見四父母
也嗚呼吾復求見吾父母形影於何處故每欲見君
等三孤欲見吾兄一身之所分也悲夫悲夫土脉和
沃則生草必茂一家和則生福必盛吾爲一官不顧
君等哀苦吾之無狀吾忍道乎以此使君等孤號窮
冤吾罪何贖行且歸田與君等日處小雲此抱無涯

之痛也

雜著

勸埋征南亾卒白骨文

竊謂多種穀者不求富而自富多種仁者不求福而自福然種穀者遇水旱蟲蝗之災則或有時而不食者矣至於無水旱蟲蝗之災無時而不獲者其惟種仁乎故積善餘慶稱於易作善降福稱於書孔子錄之垂諸萬世豈偶然哉伏以頃者倭寇陸梁無辜之人橫罹鋒鏑熊川薺浦兩陣之間積屍蔽野流血濺道靖亂未幾邑民之治耕者或倒曳而沉水或逆牽

而委陸螻蟻蠅蚋烏鳶猫犬之屬晝猒其肉狐狸狼犴鼪鼯鼩鼬之羣夜飽其膏自餘白骨散而不收支分節解錯如亂麻日曝風吹雲消雨腐幽魂啾啾長夜冥冥嗚呼痛哉是死者孰無父母孰無妻子孰無兄弟朋友之人也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所愛之身飄零於無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所愛之地洛陽城下幾切思鄉之夢寒月戰場空作羈旅之魄傾東海之波哀不可洗盡太山之土冤不可瘞方今 聖明在上賢相居下恩及禽獸化被草木拾瘞枯骸非為細事且太平天下頗有風水之災南民每被其害余嘗

椎焉今而息之無乃是白骨者之冤召致乖氣之萬一於我民乎石梅山僧也欲攟摭枯骸於山海之間聚建萬世之宅永鎮窮冤之鬼噫公卿士夫思慮之所不及而山僧得之豈不深嘉其意乎先儒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推而言之是死者同吾天父地母之子也同吾　君之民也同吾之兄弟也不幸而至此豈不悲夫人之聞我言惻隱之心其亦油然而生也歟當倭變之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革微斯輩戮力血戰吾屬之並肉於賊手亦未可知也故余於勸文不毛擧古者陰騭之事以演告之而以種仁收福之

一端爲君子流涕而陳之曰整是骨而無是冤則豈
特斯鬼之幸實吾民之幸也埋是冤而無是災則豈
特吾民之幸實我朝鮮億萬年無疆之幸也况推仁
於冥冥之中不吝其財以惠整資者其慶祥爲何如
也正德十四年二月戊辰書

紀信論

楚圍漢王滎陽急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
乘漢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軍呼萬歲皆
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而信遂爲
羽燒殺死予曰信之死善矣不死羽必殺帝獨恨其

不智耳然則爲信計者當何以處之寧坐待其亡而
與君同死乎寧背城死戰而自效其節乎曰否滎陽
非守社稷之地則固不可坐待其亡效死者也楚猴
之強悍比之如暴虎則又不可輕提孤軍背城而決
勝負也昔者夫子遭匡人桓魋之亂皆曰天生德於
我匡人桓魋其於予何其無何而不動於心志者其
自守之智旣堅且確而自恃夫天定勝人之道也信
苟能有自守超人之智則處如是之變豈不以事急
告之於王而乃曰所可恃者天也不可畏者人也陛
下有寬仁大度生民之焚溺者悤爲之拯濟民歸之

天命之項氏雖挾扛鼎之力懷虎狼之心顧何能勝
天乎頃者間關喪敗危如鴻門困如睢水而尚不能
抱之者豈羽之力未足而然耶可見其人力之不足
勝天也今日之事雖至於危急而為陛下計者定其
志待其天而已俾群臣皆得知天之不可勝而人之
不足畏也則士卒各安其心以待天定而其終之成
敗實係乎天矣不此之謀而輕身鴻毛擲之於刀鉅
鼎鑊之中鳴呼其將死之心果自以謂漢王賴我而
不死耶愚意信之誑楚非誑楚也實自誑也何以言
之孟軻氏有言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信之謂

也信雖不死天助之則漢亦不亡信雖死天不助則
漢之亡也可立而待然則天之助不助漢之亡不亡
係焉豈關乎一信之術哉信雖假漢王之儀詐降於
羽而圍西門者猶固守而不之東觀焉則漢王何從
而出乎信之計又何由而施乎信之死特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者也信固不足論也而陳平以間世之
智不能察天之理而出女二千餘人唱而和之遂成
其事平之爲人亦可知矣惜乎漢庭羣臣無一人料
及此也愚故曰寧顧其君而不顧其身其忠猶可取
也其智不可取也難者曰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漢

王之脫圍天則天矣而視其强弱於楚其危甚於累卵設使信不行誑楚之計則人衆而勝天亦未可知也曰非然雖無信天之所爲渺不可測也項伯項羽之叔父也於鴻門舞劒之際翼蔽以衛猶恐其不及者是天使之然也豈項伯不欲助其君而反助敵國之君哉且三匝於睢水而大風揚沙得以遁去此何賴乎信而然也信旣不得料天萬一而以誑楚爲得計此其智之不足也雖然猶知漢王之爲可王而事之以致死節雖不能料之於天亦可謂能料於人者矣擬之於范增事項羽竟不得其志疽背而死則善

矣哉

記

臨溟閣記

清河小縣也嶺之南七十州邑褊而民鮮清爲最民之謀生者不于農而于漁故民益瘠而官益孱由是凡人之拜是邑也有吊而無賀守是邑者亦戚戚不樂謂不足爲治率皆束手無策以遣歲月夫孰有稼穡之勸而館宇之修者哉余少時嘗過是縣觀其公廨蕭條壞鈹居半不足以成邑余甚陋焉去年夏余補關東幕員之闕歸覲于漆原歷憩清之西軒新構

崢嶸丹雘耀日遶軒植竹爽豁蕭散洒然有物外之
息余戲謂主人曰觀竹亦知主人之不俗矣自是與
主人托以傾盖之交主人曰吾自下車率民力穡堰
水以爲灌得水田幾頃用財以節使民以時積五歲
矣而民既足官亦有裕古有太守之官頹弊太守不
堪居或流寓吏民之家弊且不貲乃先營其官次繕
官倉次修公廚次改西廂次廣東軒功役已畢獨於
東軒之東古有梅竹樓㬹傾圮雖不傾圮亦甚低壓
不足以望海與山吾欲仍舊址駕高樑前可以臨海
後可以挹呼鶴峯以海鶴爲名子爲我記之余以忝

走未暇也今年四月又自漆歷清遐望高閣已翔翥於層霄之上卸馬攀梯倚欄長嘯無涯大溟已落吾眼底信乎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者也又於閣北鑿池種蓮荷葉初浮田田如錢亦可愛也徘徊瞻眺仰見楣間有臨溟閣三大字爲扁余謂主人曰前日欲揭以海鶴而今者獨以臨溟爲揭者何也曰此寧海伯孔公瑞麟所名也子盍記之余曰諾夫閣既臨溟則舉海而山在中矣孔公命名之義其不在斯乎昔子路治蒲孔子過之三稱善政子貢問之夫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治此其恭

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
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淸簡諸
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
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余觀金侯爲政先力穡以足
其民次繕其倉廪館宇城池之制以完其邑卒乃重
修樓閣以爲皇華登覽宴會之所易視改觀非復曩
時之淸矣苟非恭敬忠信明察之君子能若是乎雖
使夫子過之亦必稱其善政不已鄭小國也而子産
爲政鄭人念其小也若金侯之治淸吾未見邑小而
無能爲也嗚呼使之移撫鉅邑則其可量也哉是固

不可以無記若夫玆閣山海之勝登賞之美則姑略之以俟夫當世之能言者金侯名某字某嘉靖九年五月旣望奉訓郎江原都事商山周世鵬記

遺事

彝訓錄

先君生於成化丁亥十一月初七日卒於嘉靖壬辰十二月初八日越明年癸巳三月二十七日葬于漆原于吐浦道湖之西原少時受學於漆原之尹學長誨曰可教是時佛教盛卜筮且言曰是命短不宜學祖母權氏鍾愛之不令學平生以爲恨業弓屬龍驤

舅氏權公由兵部員外爲郎中凡六期常自歸養姊氏求官當有日也由是安於田野竟不遂武業

自少善養親祖母權氏每曰吾兒善孝我矣及長鄉黨皆曰是善悌長矣

嘗殖貨家計日富甲戌歲世鵬年二十病危瀕死遂盡燒貸書是後不復殖貨

己卯歲鄉人推爲都約正世鵬每陪行凡爲會鄉人皆服之

世鵬自少有虛名人曰能然未嘗一發矜語至連魁漢城兩試人有來賀者曰僥倖及登第官爲侍從亦

必呼之以名待坐賔客至如雜技碁局之戲非有累命不敢爲也

晩歲與咸安居吳宜寧碩福結爲山水之遊會咸安漆原兩官父老而樂之如咸之青松寺漆之天雞寺及其茂林勝水皆舊遊也

其訓曰人間萬事自有分限雖欲踰分不可得小踰分限反生患害吾自定已久故平生無分外心

一曰愼口二曰愼身三曰愼心

吾自少居鄕能敬人故亦未嘗受慢於人萬有受慢未嘗與之校故亦未嘗受辱於人

汝觀奢人乎其心必驕汝觀儉人乎其心必謹驕者鮮保謹者鮮敗汝將何擇

一言一動當眞實兒妄今人喜爲無實之言不情之動不欲汝曹效之

嘗築墻有回曲處輒命撤之曰吾厭其曲也又築墻既高立命卑之曰築墻不宜高豈有高而不隊者乎小而一家大而天下巨細雖殊爲治一也人之用心當自小處始汝輩勉之

余觀今之守宰皆喜殺牛以爲己供此風之起未滿二十年日以愈濫殆不可復止汝輩幸爲此任愼勿

敎此

汝爲守宰恐有不堪汝欲秋毫無犯又欲款遇人如欲款遇人無犯秋毫不得如欲無犯秋毫款遇人不得果若無犯寧不得款遇可也

侍側每欲留養輒愀然曰凡爲官欲爲不得不欲爲亦不可得出處隨命不可容吾心

凡爲守宰必外言不入內言不出然後可以出治凡外言雖聽若不用則不待加禁而自絕是患矣

與己之言不喜無人覩己之言不怒亦難吾舅氏權公守平寧光州爲治最鳴至立生祠然我輩或進言

曰某事人或不便云則所答少喜色曰人也何能知舅氏有賤子名山甲者每進輒便佞曰某事某事人皆悅服云則必喜答曰人果悅服乎夫喜諂厭忠凡人之常患也賢者亦有是病汝宜察之

凡爲学聰明若有不及必日記數事于内久而發問則下人所難測必畏服矣

汝輩出一言亦不可苟率一言善惡人爲之重輕可不懼乎夫爲行亦然

家前有棗樹爲水所齧偃跨溪路自世鵬別居後每昏定退必曰謹過棗樹庚寅秋以獻納散歸凡三歲

未嘗一夕不以是爲戒獨恨不命伐是樹豈故留之俾日加警耶見是樹如新聽命每欲隕絶不得

曹水使允武來訪武陵村舍翌早家君命入縣致謝時世鵬以修撰省覲恐溷縣不欲入謝即修書謝之家君曰汝必以曹爲武人而然也禮不當如是然曹行已發不果入謝每以是爲戒凡遇人必竭虔不敢懈爲教皆類此

平生以儉約自守衣弊衣穿弊靴不以爲動曰內富外貧者可説外富內貧者不可説汝輩爲學亦然居鄉雖至賤之人遇之必盡誠故鄉人皆愛而敬之

規鄉風惟務公正猾吏不敢肆及歿小民益爲追慕
至有流涕者
長於一鄉凡赴鄉人飮讌其早晩必以時飮將畢其
出亦必以時言未嘗失酒未嘗亂
自少端重寡言笑吾伯父生員公倜儻善謔伯父率
先君赴鄉會凡言笑顧先君不敢盡還家必曰今日
吾弟在席吾言笑不敢盡昆弟間相愛重類此
吾高曾及祖三代墓在陜川寒食則宗家專薦其餘
端陽中秋臘月世俗所謂三名日祭則吾先君伯仲
季三家分行之先君居季故行臘祭每歲極寒必躬

備時物氷渡重江自漆原向陜路有買浦甘津而祭之雖風雪亦然我慈氏及兒息交諫不止曰他節則兄弟家備物臘乃吾次吾不與祭如不祭由是一家諫不得

鄉人有喪及凡有患難必盡力救護如己之事鄉俗歸厚先君之力居多

世鵬少時汎濫讀書不喜精熟先君每戒之曰我武人不知讀書門戶然事萬而理一何不精了一書後讀他書也何爲紛紛然讀此讀彼不緊做精熟功也嚴教如此而世鵬竟不改是習故爲學晩益鹵莽雖悔泣何及

治家撫養各極其誠雖犬馬皆遂生殖
於酒嗜醴於魚嗜吳於肉嗜脯於果嗜紅柹世鵬每
諫曰紅柹冷物不宜多服曰年踰六十雖死未爲夭
也請服補胃藥亦不服曰夭壽命也非藥所及也自
喪吾伯氏後忽忽無世間念姊氏又先逝益爲傷慟
曰吾久生何爲嗚呼竟以此傷心而促年耶
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世鵬將赴京拜辭階下先君
愀然曰謹言嗚呼是永訣之辭也鵬之拜辭每以愼
口愼身愼心三者爲戒嗚呼不復聽玆教矣
在昆陽一日慈氏愀然命之曰汝父在時每語我曰

世人不喜直道而吾兒守直道不忍容人之不直恐
爲不直者所誣余亦每以是懼汝
世鵬自少不事生產先君每謂慈氏曰季兒無家若
我不幸則是將無所依也由是極力營家家且未畢
而先君見背每念及不勝悲慟
我周之源遠自商洛先世有曰原曰先曰彥曰美皆
積陰德至于高祖諱瑜登十韻進士卽雲臺詩也惟
誠惟謹至于終身享年過八十初平山韓儀以書雲
副正過尚州見而喜之曰是佳壻也卽以子妻之移
居于陜陜之有周自此始初居陜之宗諫里遷于泉

谷里右曰命崑左則江流繞青龍之外抱環犬遷而
東犬遷棲實在家南曾考諱尚彬初娶郡守鄭憕之
女旣喪室節度使金公惟叙曰鄭憕佳士也豈偶然
擇壻乎是可無問卽以女妻之金之出本英陽卽今
之寧海屬縣曾考早歿曾妣謹守家業克勤克儉以
裕後人至今內外苗裔之免於寒餓者金之賜也祖
考諱長孫早孤權牧使廣宰三嘉時擇以爲壻業武
不售竟爲龍驤衛副護軍
先君之外舅曰尚州牧使諱廣爲官極淸白宰靈山
三嘉皆六年由仁壽府判官 光廟特除尚牧官罷

居鄉家無坐席每對客坐繩床而接之邑人至今稱
之其年五十二復拜府使笑語人曰人生稱牧足矣
何用府耶竟不就
我祖妣安東權氏天性寬仁盡散家累以濟窮乏宗
族皆仰之皆曰是必有後吾先君至昆季子孫合嫡
庶凡百餘人鮮有窮餓者豈有陰報耶弃記之
慈氏生於成化庚寅春正月初五日卒於嘉靖戊戌
冬十月初五日越明年庚子正月初三日祔葬于先
人墓左
慈氏天性仁厚事舅姑盡誠遇宗族無間內外人之

存飢如已之飢人之有寒如已之寒推而及人者滚
宗族皆歸仁嘗曰吾平生未嘗欺人吾子孫必有受
天陰隲者嗚呼不肖孤豈足以塞慈望耶

武陵雜稿附錄

遊清凉山錄跋

安東府之清凉山在禮安縣東北數十里而滉先廬居其程之半焉晨發而登山則日未午而腹猶果然是雖境分他邦而實爲吾家山

也況以小從父兄負笭篋往來讀書於此山不知其幾也靜裏窮經未甚得力而輕出世路屑屑往來之際沈慶之孔稚圭輩從旁而竊笑且譏回首仙山玉立於烟霞之外數十年來假步山扃才一二矣

歲己酉春余綰符于豊郡郡宰得周
先生景游遊山錄於郡人固已讀
味三復而發奇嘆矣未幾去郡歸
田於山下病臥四年亦未嘗一叩
洞門誠不自意今來京師得與先
生忝下僚相驩也先生一日惠然

來訪示以一卷書卽向之遊錄而此前所得加十之四五於是益見其所未見乃喟而言曰偉哉先生之有得於玆山也自鴻濛剖判融結高深之旣形不知其幾千萬劫而天藏其勝地秘其奇直待先生

之文而發之豈非玆山之一大
遇耶矧乎山之諸峯皆冒以竺
書荒涎之語諸佛滛昏之號斯
固爲仙區之辱而吾輩之羞也
今先生歷改而痛滌之其所以
慰山靈而煥精采者爲如何哉

他日言歸吾將手寫一通藏之
石室之中其必有呵噤守護垂千
祀而不朽者矣而滉之記名其
末顧不爲大幸也耶
壬子重陽前一日真城李滉
書

先君遺稿摠若干卷散亡者亦
多謹裒所得求正于退溪先生
有年矣歲在甲子先生始標選
而歸之頃在盈德縣乃捐俸鋟
梓而尚有遺珠之恨今復收拾
其餘添補編輯以退溪所選者

為元集以添補者爲別集刋出
如右以竢來者萬曆九年歳在
辛巳三月有日男朝散大夫永
川郡守兪春秋館編修官愽謹
識

武陵雜稿重刊跋

武陵雜稿七卷別集八卷愼齋周先生文集也胤子校理公裒梓先生詩文以退溪所選者先刊以後來收拾者追刊有原集別集之異其曰武陵雜稿者

似因先生草稿本題也世代既遠
印本散逸本傍諸孫謀重刊
相煥甫以書授其子熙尚憲本
孫武烈粤四百里來示之其
印本有闕者取古寫本以足之
成完帙凡八冊並以年譜碑銘

及凡為先生而作而未刊者又一冊俾致明書其事于卷末且請重加整頓致明竊爾晚生仰先生不啻如泰山今讀是卷恍然若親承聲欬而開口肆筆宗儒重道之忠發之以雄偉不

常之文郎其天資超詣克積
於中而盈溢於外可見矣又其嗣
皇紹修以啓我東儒化之盛允今
子亭甫飛詠先生之遺教也主
朝事紀又在引君嘗通而所進
心圖遺而不傳可惜也竊觀是集

編次或未如例者退溪既草稿
中間表圖其疑上以歸之而鋟梓
之日焉稍草稿次序則其類例固
唯退溪所定稿手書可知也跋於
云敢則一遵其舊而略爲上下其
別集尚有退溪所謂不免盡撥

之流傳者故不免有一二逸漏
處僭妄而踵幾傳譌於校讐
而奉呈也義弁書手以寄高山景
行之思云爾
嘉義大夫前行兵曹參判
完山柳致明謹識

此吾從先祖愼齋先生文集合原別集凡八
冊胤子校理公之所刋行者也旣就正於陶
山之門而流布於當世則固足以垂後法而
俟百世矣自經龍蛇兵燹散脫迨盡並與板
本而不傳焉後學之嗟惜慨鬱居然已數百
年于玆矣雖以不肖之愚陋蔑識尚懼夫遺
芬賸馥日遠而日泯乃與本孫秉恒蒐合陶
山紹修兩院所在印本與家間寫本其頑缺

者訛舛者參互考訂而復往質于大坪丈席
繕寫八册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先生之道將
自此復顯於世歟但心圖一卷東國名賢錄
三卷是先生所深致意者而逸而無傳嗚呼
惜哉至若竹溪誌三卷年譜碑銘合一卷緣
於力綿未克並刊㝵俟來者先生易簀後三
百六年己未七月有日傍後孫相炫謹識

昭和五年七月二日印刷
昭和五年八月十日發行
慶尚南道咸安郡漆西面武陵里二一九番地
發行者兼印刷者　周時明
印刷塲所　仝所三八六番地
著作者　周世鵬謚文敏公號愼齋
慶尚南道咸安郡漆西面武陵里二一九番地
編輯者　周時明
發行所　仝所